

双曲线的

杀人案

杀しの

双曲线

(日)西村京太郎著 张国铮译



双曲线的杀人案

〔日〕西村京太郎 著

张国铮 译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推理小说通过扣人心弦、曲折迷离的情节，大胆揭露了日本畸形的社会现象，描绘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青年人颓废的精神面貌，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犯罪产生的现象，与剥削制度的弊端是分不开的。

作者西村京太郎，原名矢岛喜八郎。日本当代著名作家，他的作品《天使的伤痕》、《太阳和砂》均在日本获奖。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海南区新华书店发行

海南军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 8印张 165,000字

1985年1月第一版 198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10362·2 定价：1.35元

## 致 读 者

这部推理小说的主要奥秘，在于利用了双生子。

作者为何要预先公开奥秘呢？因为英国作家诺克斯先生的《侦探小说十戒》中第十条，曾经指出“运用双生子的替身术，事先不告诉读者，是不公正的。”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教条主义。然而，作者愿意公正地向读者挑战，所以在此言明其中的奥秘。

从而，作者与读者的起点对等了。

那么，请沿着推理的旅途出发吧。

## 事件的开端

二十五年前，正确地说是昭和十九年八月(1944年)，在日本某地，诞生了一对男孩儿，由于是一卵性双生子，哥俩外貌无比相似，甚至父母有时也难以分辨。

哥俩在性格上却存在差异。哥哥内向，办事冷静，计划周全；弟弟热情洋溢，是说干就干的实干家。性格的不同，在这里并不具有特殊意义，因为二十五年来，兄弟俩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性格的左右。

昭和十九年，日本究竟出生了多少对双生子，虽然谁也不知道，但是，可以认为他们哥俩的生活与其它孪生兄弟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。他们都平凡地渡过了二十五年。

昭和十九年八月，日本在战场上的形势正急转直下，节节败退。第二年日本变成了战败国。战后艰难的生活给兄弟俩在心灵和肉体上带来了什么影响，很难一言而尽。

不过，有一点需要说明。战败不久，他们的父亲死于从战地带回的疟疾，自幼小的时候起，全凭母亲把他俩抚养成人。因此，兄弟俩虽然性情不一，但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母亲。

二十岁后，兄弟俩各奔前程了，目的是追求各自不同的生活目标。当然，并不是由于兄弟间常见的那种意见的对立及憎恶。

如果他们按照自己追求的目标生活下去的话，或许他俩的一生也就不为世人所知了。

可是，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。

这件事在社会一般人看来，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一桩小事，而对于这对孪生兄弟，却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，并且改变了他俩对社会、对生活的态度。

因为这件事，数载未见面的哥俩又相聚了。共同制定了一个计划。他俩也明明知道，这个计划将被社会视为“邪恶”。

“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干！”弟弟激动地说道。

善于思索的哥哥也用力地点了一下头：“干！”

“社会上的人们太可恶了，所以我要复仇！”弟弟大声叫嚷着。

哥哥虽然认为弟弟用“社会”这一词太笼统不准确，可他害怕胸中的烈火被分散，被削弱，所以对弟弟的话不置可否。

计划曾几度被缜密地斟酌修改。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，就在于哥俩是孪生子，身材容貌他人无法区分这一点上。

为了计划更臻于完善，他们不仅重新置办了一模一样的衣帽、鞋袜、手套等物品。而且双方都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彼此的生活习性。毕竟分居数载，每人都各自养成了一些独特的语言习惯或动作特点。

两个人在镜中仔细观察着对方的一切。

“如此相象，这个计划肯定成功。”他俩胸有成竹地同时说道。确实他们俩象得无法再象了。

哥俩进行了具体的分工，弟弟是执行计划的主角，哥哥扮演配角。可是谁承担着最大的危险呢？他们自己也拿不准。说不定哥哥的危险更大一些。

“假如一个人死了，死者承担全部罪责。另外一个人若无其事地生活下去。”哥哥说。

“OK！”弟弟点了点头。

一年以后，各项准备工作业已完成，在他们看来，计划已无懈可击，哥俩开始动手了。

## 第 一 阶 段

矢野酒店的老板矢野晋吉，瞟了一眼挂钟，心想该是闭店的时候了。

店里还剩下一位中年妇女，她正和矢野的老婆文子漫无边际地扯着闲话。看样子，这位熟悉的邻居是不想告辞

的，准是等闭店后和主人夫妇一起进里间去看彩色电视。

晋吉开始关玻璃门。由于临近除夕，今日生意还算真不错。照此下去，这个年关也许好过一些吧。晋吉想着心思，刚伸手关闭最后一扇门时，眼前倏地冒出了一个身影。

是个二十五六岁的男人，他身着茶色短大衣，衣领竖立着。手上带一副雪白的手套。

“非常对不起。虽然您打烊了，我还是想买瓶威士忌。”那男人面带微笑。他一笑，露出了健康的洁白牙齿。

晋吉不认识他。因为最近这一带不断增建公寓，住在那里的月薪职工们，经常在快关门时才出来买次日早晨的菜和酒。所以晋吉还是打开门，放他进到店里。

“方瓶威士忌吗？”晋吉问题。

文子和那位邻居瞅了一下那客人的脸，马上又东家长西家短地拉呱起来。

“不，小扁瓶的。”那男人说着，用戴着手套的手接过去，塞进了大衣口袋。

“另外，还想要一样东西。”

“下酒的鱼干，对吗？喝威士忌，来点儿干酪不好吗？”

“不，还是来点儿钱好。”

“钱？”晋吉惊愕地望着对方的脸。

“是啊。钱，Money！”男人嗤嗤一笑。“我是在说想要钱，老家伙。”

那男人右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乌光锃亮的手枪。雪白的

手套，乌黑的手枪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不由得让人脊背发凉，头皮发麻。

“预先声明，这家伙可不是玩具哟。”那男人不动声色，冷漠地说道。

晋吉和他老婆文子，还有那位邻居，顿时浑身颤栗，面失血色。

那男人愈是不动声色，愈是令人感到格外恐怖，晋吉是个大块头，平日爱吹自己力大无比，可现在如何呢？他的小腿肚子已经抽筋了，哆嗦着的嘴唇吐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我想，您还是快点儿把钱交出来！”那男人依然冷漠无情地说。

晋吉用抖瑟的双腿移动着高大的身躯，乖乖地把当天的货款摆到那男人面前。

“不少哇！生意还不赖嘛。”那男人满意地说着，用左手把纸币和镍币统统塞进口袋里。“本来不愿意干这种事，世道不好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。请勿见怪。再见！”那男人说完，从容不迫地扬长而去。

晋吉他们三个人呆呆地站在那儿好一阵子，就象寺庙里的泥胎一般。

“你！警察！”文子最先发出刺耳的尖叫。

晋吉这才如大梦初醒，炮弹出膛似地奔到电话跟前报警：“是强盗！快来人哪！货款全被抢跑啦！”

户部京子决定明年秋天跟森口克郎结婚。她和森口是在早晨的通勤电车里认识的。



京子家住中野，乘中央线电车前往东京站。森口也住在中野附近的公寓里，也是乘中央线电车到位于神田的贸易公司上班，他们是同一电车的乘客。他们天天在中野车站和电车里相遇，四目传情，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恋情。后来，经过看电影、吃饭这一整套必然的程序，就订婚了。

森口本来可以晚三十分钟出勤，可是他为了见到京子，每天早上故意提前半小时搭车。后来森口把这件事告诉了京子，使京子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京子认为自己与森口的恋爱是十分罗曼蒂克的，而旁人看来，在拥挤的电车里萌芽的爱情，不过如此而已。

京子是东京八重洲口某钢铁公司的打字员，今年二十三岁。虽然称不上是美人，可是也说不出哪儿不顺眼。她只不过是一个相貌平常的女办事员罢了。

森口克郎也大同小异，是个平凡的人物。尽管大学毕业，却非出自知名学府，在单位里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月薪职员，并不受人重视。他喜欢玩麻将。

京子对其平凡的人生，心安理得，任其自流。她并不期望创造出惊人的业绩而闻名天下；相反，也不愿意干坏事而叫人厌恶。这种知足者常乐的心理，在森口身上也看得出来。

京子与森口，曾在定婚前一次，定婚后两次，加起来一共发生过三次两性关系。他们这等程度的情事，在现代社会里，似乎不足为怪，至少不能说明京子是个不检点的女人。

今年，他们都将以独身的身份度过最后一个新年了。京子和森口还没有确定到哪儿去如何来度过这个年假。两

个人都想去滑雪，可他们又舍不得花钱。

结婚的时候，明摆着各方面花销都需用钱来打发。首先两个人需要一个住处，起码是一个有两房室带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单元，另外还想买一部汽车，哪怕是半新不旧的也好。想来想去，确实感到手头有些拮据，入不敷出。因此，两个人都不想为了新年度假而动用存款。甚至连年终奖金也打算统统储蓄起来。

俩人曾幻想过：若是运气好，猜中哪个广告的头彩，去进行一次免费滑雪旅行该多美啊！所以每逢见到那类猜中某个谜语，即招待赴北海道滑雪旅行的广告，两个人总要买上几张明信片填好了发出去。遗憾的是他们一次也没有中彩。

那一天，京子下班后在茶馆与森口幽会，他们又想入非非的谈论起种种不花钱就能过年的方法。谈论得最多的还是想免费去滑雪旅行一次，因为他们花自己的钱去滑雪旅行实在有些心疼。所以和往日一样，空谈一通不了了之。

出了茶馆，两个人看了场电影。京子回到家时，已经十一点多钟了。父母已经入睡，她走进餐厅，发现餐桌上孤伶伶地摆着一个白信封。

京子一面喝茶，一面拿起信封翻过来看着。信是由“宫城县K镇观雪庄”发来的。她还没有听说过“观雪庄”这个名字，无非是旅馆或者饭店。京子到目前还没有去东北旅行过。总而言之，好奇心促使她很快地拆开了信封。

一拆开信封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彩色的导游册。封面是一幅彩色照片：一幢孤伶伶的二层楼建筑，犹如一

叶扁舟游弋在那茫茫无涯、波涛跌宕的雪海之中。

照片下方注释着：这一带海拔一千米左右，雪量丰富，最适宜滑雪旅行。接着便是“观雪庄”旅馆本身的介绍。京子心想，哦，这就是“观雪庄”呀。唉！旅馆的设施再华丽，周围的降雪量再丰富，不给钱还是去不成。纯粹是广告宣传，自己与这一切是无缘分的。她有些惆怅地合上了导游册。

后来她又查看了一下信封，从里面抽出来一张便笺。便笺上印有几行字，只“户部京子女士”是用笔书写的。

#### **户部京子女士：**

突然致函，不揣冒昧。敝店在纪念开业三周年之际，决定免费招待数位家居东京者来饱赏雪国风光。旅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等均由敝店承包。

敝店意在通过诸位雪山之行，回京后广为口头宣传。故此，敬请诸位光临。

冬季积雪甚深，公共汽车停运，到达K站后，请电话联系，敝店备有走雪车赴东北线K站迎接。

招待期限自十二月三十日至明年元月三日止，共计五天。敝店为欢迎各位光顾，正在积极筹备，万望赏光。

随函邮去至K站的往返车票，请用。

**观雪庄主人**

信封里确实有至东北线K站的往返车票。京子迎着灯光观察着那张车票。虽然不相信车票是伪造的，她总觉得

这件事太蹊跷，简直是梦幻一般。

京子仔细琢磨了一下，她不觉得是有人故意伪造车票来和自己闹恶作剧。这肯定如信中所云，是一种宣传手段，企图利用几名游客在东京做口头宣传而已。

京子开始饶有兴趣地重新翻阅导游册。既然一切费用均由“观雪庄”负责，当然就该对旅馆的设施表示关心了。

“观雪庄”是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，看样子房间不太多。导游册上注明“观雪庄”有温泉和滑雪设备。但是，上山没有缆车。

京子心想，没有缆车也好，便于彻底地和雪打交道。一句话，一切都免费，京子已是欣喜若狂了。

“世界已进入广告时代了。”京子乐孜孜地自言自语道。广告时代也不错嘛，飞来了一封如此幸运的信。美中不足的是请柬只一份，森口怎么办呢？如果去的话，最好是二人同行。

翌日早晨，在拥挤的电车里，京子和森口被紧紧地挤在门边。尽管与中央线平行还有地铁，但是高峰时间的电车里，依然拥挤不堪。

京子高兴而又遗憾地把“观雪庄”来信一事告诉了森口。

“那种请柬，我也收到了一份呀。”森口高兴地说道。“我还想过，光付你一个人的费用，咱们是可以去一趟的哩。真没有料到你也收到了一份，真是天赐良缘哪！”

“那么，咱俩去吗？”

“当然去喽。免费去滑雪旅行的机会，千载难逢啊。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单单向我俩发请柬呢？”京子歪着脖子纳闷。

“信里不是写着么，从家居东京者挑选的呀。”

京子回忆着信中的词句，“可是，写的是邀请数量吧，如果我们俩被选中一个，倒容易理解，两个人都被选中，就有些奇怪啦。”

“虽然说不准，‘观雪庄’是不是想在被邀的游客之中，加入一对年轻情侣，使这次旅游增添些色彩呢？或者是——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或者是我的哪位朋友搞的名堂。”

“什么名堂？”

“我曾把咱俩订婚的事，告诉过几位好友。也许是为了祝贺我们，他们隐名埋姓，请我们到雪山去旅行哩。”

“嗯——”

“总而言之，我们去看看吧。”

“哎，当然要去啦。”京子点了点头。

车到站了，车门一打开，京子和森口与往日一样“轰”地一下子被拥了出来。

## 第 二 阶 段

“兰蝶”百货店这时已经闭店，店员大都回家了，办公室里只剩下店主鲛岛和会计正在统计货款。

算完帐，鲛岛用橡皮筋把钱束扎好，刚要放入手提保

险盒里，突然一个陌生男人闯进屋来。天知道那个人是怎么进来的，那个人一进门便把乌光锃亮的手枪对准了鲛岛和会计。

“把钱拿出来！”那男人不动声色地命令道。

那男人约莫二十五六岁，身着茶色短大衣，衣领竖立着。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，紧紧握着一支手枪。

会计一点一点地挪动着身子，企图偷偷地接近警铃。那男人一眼看穿了他的动机，冷不防用枪身猛击他的头部。只见“吭哧”一声，会计瘫倒在地上了。

“混帐东西！”那男人骂了一句，还轻蔑地“啧”了一声。

鲛岛的脸色变得象纸一样白：“别，别杀我。”

“我只要钱，不要你的命。”那男人说着把五十万元左右贷款漫不经心地塞进了衣袋。然后，他笑嘻嘻地说：“喂！气恼的话，怨这个社会吧。我干这种事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，因为社会不好。”

那男人说完这句话，便和来时一样，象幽灵似地消失了。

那男人消失之后，鲛岛一个箭步窜到电话机跟前。大约过了五六分钟，警车、救护车相继赶来。会计马上被救护车送往医院了，他的生命虽然没有危险，不过脑袋上还是缝了好几针。

警察听鲛岛介绍了遭劫的情况后，立即问道：“那个家伙身高一米七二左右，四方脸，浓眉毛，是不是？”

鲛岛略一愣，“对，一点儿都不错。这么说，你们早就知道罪犯家住在哪里，姓什名谁啦？”他心怀侥幸地反

问了一句。如果情况是这样，也许被抢去的五十万元还能追回来。

一位中年警察晃着脑袋：“不。知道的没有这么清楚。昨天和前天曾连续发生抢劫案，估计都是那个家伙干的。最初是酒店，其次是家俱店，今天又抢了你这儿。”

“真是一个人干的？”

“大概不会错吧。因为长相、服装、手法完全一致。而且抢完钱后，都要留下几句什么‘社会不好’之类的话语。”

“既然是一个人干的，有这么多线索，可能容易逮住他吧？”

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现在正绘制侦缉像片，希望你也协助一下。”警察说。

次日，鲛岛被叫到侦察总部。前两起案件的受害者也来了，一同协助警察绘制罪犯的侦缉像片。

往常，绘制侦缉像片时，目击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，意见很难统一。而这次绘制工作异常顺利，目击者们无任何争议。

其原因有以下几点：

一、因为罪犯的容貌颇具特征：四方脸，浓眉毛。所以每个受害者都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二、罪犯连续抢了三家，因此受害者提供的形象鲜明准确。

三、罪犯连续三次作案衣着完全一样。而且逃走前留下的话语也大致相同。

四、罪犯在明亮的灯光下，毫不掩饰自己的面目，连

**口罩、墨镜都没有戴。**

头两条可以认为是本案的幸运，而后两条则出乎寻常，耐人寻味。侦缉像片绘成之后，在侦查总部的刑警中间，后两条成了议论的中心。

“实在莫名其妙。”一名刑警歪着脖子说：“茶色短大衣，白手套，手枪，临行留言。这个罪犯简直象在演戏一样，这一切不象是故意让人们记住他这个演员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三次都满不介意地把嘴脸暴露在亮处。作为罪犯，这一点确实异乎寻常啊。戴上一副墨镜，或者捂上个大口罩，相貌就变得难以辨认了嘛。况且现在这个季节，既使戴上大口罩也不足为奇呀。”另一名刑警也面带困惑地附和着。

“这也许是罪犯的一种独特的习惯吧。”又一名刑警提出自己的疑问：“他在其它方面却十分谨慎哟。例如三次作案都戴着白手套，没漏过一回。说明了他不想留下指纹。”

“为什么面部可以随意让人看，而绝不留下指纹呢？按理说面部和指纹同等重要啊，应该用墨镜、口罩把面部遮住才对呀。”

“难道是企图叫人们记住相貌，尔后作整容手术改变脸型么？”

“可是，现在的整容技术，不可能完全改变脸型。再说整容医院见到通缉像片，不就一下子败露啦。整容这一点说不通。”

后来，议论百出，众说纷纭，但没有结论。

然而，刑警们并没有因为罪犯的行动有些让人费解，



就认为这次连续抢劫案难以侦破。由于绘制成了侦缉像片，三个案件的受害者都异口同声地说和罪犯一模一样，所以刑警们反倒觉得破获此案是轻而易举的。另外，从犯罪者的心理来分析，罪犯完全可能在近日内犯下第四件罪行。那时候，将是该犯的落网之日了吧。

“今天是十二月三十日吧？”一名刑警瞥了一眼日历乐观地说：“今年剩下最后一天了，争取年内逮住这个罪犯。”

京子和森口乘十二月三十日的夜班车前往东北的K站。由于去东北地区滑雪和回乡过年的旅客，列车上拥挤不堪。虽然这样，因为两个人很早就来排队了，所以占到了两个靠窗的席位，他俩对面而坐。他们把旅行包塞到座位底，又掏出那个请柬读起来。

一直到昨天，心里还总有点儿不踏实，生怕是某人搞的恶作剧，现在一坐上东北线的火车，仿佛旖旎的雪山风光近在眼前了。

“若是这家旅馆的设施和服务态度好，度蜜月时还去，好吗？”京子有些娇羞地对森口说。

这时，坐在森口身旁的一位女人，突然朝他俩搭讪道：“请问——”这个人年龄和京子相仿，身穿天蓝色的夹克，同样颜色的喇叭裤。脸上施着红粉，给人一种轻浮、风骚的印象。“那是‘观雪庄’旅馆的请柬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森口回答。

那女人微微一笑：“太好啦！”